

斯洛伐克左翼政黨的轉向：費愁總理的民粹主義

鄭得興

斯洛伐克大事紀

斯洛伐克民族及其歷史的發展超過千年，屬於西斯拉夫的一部分，位處中歐地區，在歷史上重要的事跡如下：西元 1 世紀，羅馬帝國在多瑙河沿岸建立軍事堡壘和邊境定居點。西元 4 世紀（約 377 年），匈奴在阿提拉的領導下，在該地區建立了短命的匈奴帝國。西元 5 世紀，斯拉夫民族開始移居此地區。西元 6 世紀（約 568 年）阿瓦爾人入侵，並在多瑙河中游地區定居。西元 9 世紀（約 803 年）阿瓦爾汗國被查理曼大帝擊潰。西元 825-870 此地區建立尼特拉公國，並建蓋了第一個在此地區已知的基督教教堂。西元 833-907，第一個以西斯拉夫民族為主的大摩拉維亞國出現在中歐。西元 863，兩位來自拜占庭的傳教士聖西里爾及美多迪阿斯，在摩拉維亞開發了第一個斯拉夫字母表，並將聖經福音書翻譯成古教會斯拉夫語。西元 11 世紀，大摩拉維亞被匈牙利滅亡，斯洛伐克成為匈牙利王國的一部分。西元 13-14 世紀，隨著巴爾喀什山德國人和猶太人來此地區定居，斯洛伐克的種族變得更加多樣化。1536 年奧斯曼帝國征服匈牙利領土後，布拉迪斯拉瓦（又名普雷斯堡）被指定為匈牙利新首都，一直到 1848。

西元 17 世紀，斯洛伐克成為西部天主教徒、東部新教徒及土耳其人之間頻繁戰爭的地方。1648 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反宗教改革致使大多數斯洛伐克人從路德教派轉回天主教。1848-1849 斯洛伐克起義反對匈牙利的統治。1918 哈布斯堡帝國/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體，斯洛伐克和捷克聯合起來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1939 納粹德國及其盟友透過慕尼黑協定併吞捷克，並將斯洛伐克扶植為德國的衛星國。1945 斯洛伐克被蘇聯解放，並重新回歸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1948-1989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主義統治，1993 捷克斯洛伐克以「天鵝絨離婚」而和平分裂獨立。1995 與匈牙利簽署友好合作條約，保障現有的邊界和少數民族權利。但因為同時頒布限制官方使用斯洛伐克語以外的任何語言的新法律，而引起國際譴責。

1999 斯洛伐克議會通過總統由人民直選的新法律，2001 議會批准了憲法修改，獲得北約與歐盟的認可，2003 斯洛伐克舉辦公投加入歐盟，2004 年斯洛伐克加入歐盟，2009 斯洛伐克加入歐洲匯率機制，這是加入歐元的重要一步。2007 年加入申根條約，2009 年採用歐元。2014 年總理羅伯特·費愁（Robert

Fico)譴責歐盟因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而對其制裁。2018 年調查記者 Jan Kuciak 和他的搭檔 Martina Kusnirova 被槍殺，他們是因為一起調查了內政部長涉嫌一起稅務詐欺案，Fico 在 Kuciak 案發後辭職。2019 年親歐盟反對派候選人 Zuzana Caputova 成為斯洛伐克第一位女總統。2024 年新當選的總理羅伯特費愁總理在被一場暗殺未遂中受到重傷。斯洛伐克的首都是布拉迪斯拉瓦，國土面積為 49035 平方公里，人口數約 540 萬，語言是斯洛伐克語，平均壽命男生為 73 歲，女生為 80 歲。¹ 斯洛伐克正如其他中東歐國家一般，地緣政治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國際格局與歷史命運。如欲更明瞭當今斯洛伐克的政治與國情，除了歷史之外，過去百年來人民的記憶更是鮮明，記憶的情感作用影響了該國人民對歷史的再思考，以及反映在大選的選票上。本篇文章想透過費愁總理的意識形態轉向，來說明斯洛伐克人民的歷史意識如何被形塑，以及人民對民主發展的憂慮。

歷史記憶的再思考

斯洛伐克被匈牙利統治約有千年之久，匈牙利可說是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中最重要的他者，十九世紀斯洛伐克的文化民族主義及其民族復興運動是建構在反抗匈牙利的統治之上。一次世界戰結束後，1920 的特里亞農條約在巴黎凡爾賽宮簽訂之後，匈牙利損失了巨大的領土與人民，在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接

壤的部分約有 90 萬的匈牙利人被劃入斯洛伐克境內，目前仍大概存有 45-50 萬的匈牙利少數族裔在斯洛伐克境內生活。一次大戰結束後，捷克與斯洛伐克民族共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當初的人口結構呈現為捷克約 600 萬，斯洛伐克約 200 多萬，然日耳曼民族生活在捷克邊境蘇德台地仍有 300 萬人。直到 1945 年二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簽署貝奈緒條款，將境內日耳曼人全數逐出境外，才比較清楚由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作為共同統治的兩大民族，不過斯洛伐克境內的匈牙利族群仍是斯洛伐克境內最大的族群癥憂。

捷克與斯洛伐克自從 1918 年共同成立一個國家，主要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國族想像的因素加以建構。地緣政治是延續歐洲 18 世紀以來各國的生存法則，國家太過微小，無法加入國際政治的折衝，並且不容易在帝國之間的縫隙中生存。因此一次大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領土與人口數都不弱於匈牙利與奧地利。基於國族想像是因為同是西斯拉夫人，又因為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大摩拉維亞國，當時捷克與斯洛伐克都採用了西里爾文字，語言也相當接近。因此，基於地緣政治與同文化的想像，於是在 20 世紀初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重要人士奔波下，1918 年 10 月 28 日在布拉格市民會管理舉辦建國大典。

斯洛伐克在匈牙利的千年統治之下，並無足夠的治理國家經驗，捷克在建國後陸續支援斯洛伐克政府的治理人員，人數超過數萬

名，這引起後來斯洛伐克人民的不滿，認為捷克人無異於過去的匈牙利人。1938 年的慕尼黑協定，納粹德國主要處理的是捷克邊界問題，而不是針對斯洛伐克，於是 1939 年納粹德國併吞捷克之際，同時扶植斯洛伐克作為其衛星國，捷克與斯洛伐克直到 1945 年又再次統一，然而這六年的分離形成了往後斯洛伐克人民歷史記憶中的第一次國家獨立。

捷克與斯洛伐克第二次最大的衝突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19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政權大膽地進行自由化運動，結果是在 1968 年 8 月被華沙公約五國的坦克車鎮壓。隔年捷克斯洛伐克開啟長達二十年的正常化運動，亦即高壓的極權統治。共產政權中央將許多國防工業及重工業基礎與工廠遷移至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民得利於共產政權照顧，失業比例大幅下降。1989 年絲絨革命，共產政權垮台，哈維爾成為民主化後的總統，他關閉斯洛伐克許多軍事工廠，導致失業率大幅提升。絲絨革命導致斯洛伐克部份人民對捷克的不滿，這也種下了 1993 年兩國的分裂。

從歷史記憶來看，捷克與斯洛伐克人民在許多地方是互有衝突的，其實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斯洛伐克這邊來考量，國家一直處於相對剝奪的處境，無法當家作主形成了長期對整合政權的疑慮。1989 年民主化轉型，1993 年斯洛伐克獨立，這當中東歐其他國家都是反共人士繼承前朝政權之際，唯有斯洛伐克的新政府是前共產政權的延續，梅齊亞總理及政黨方向黨是

左翼政權，其意識形態比較親俄羅斯。儘管斯洛伐克人民的歷史記憶能接受左翼政權繼續執政，但卻也影響了斯洛伐克民主化與歐盟整合的進程。捷克與斯洛伐克曾經是共同一個國家，然而他們面對的共同過去在絲絨革命民主化之後有不同的見解，比較幸運的是他們能夠採取和平分裂的方式，相較於同時間的南斯拉夫，卻爆發了內戰。斯洛伐克左翼政權比較對俄羅斯與中國親善，民主化至今已有 36 年，在此期間斯洛伐克的左翼政權統治時間比右翼政權來得久。當今歐洲的民粹主義大多是右翼意識形態的情況來看，斯洛伐克費愁總理的民粹主義是屬於左翼政權是比較獨特。不過，有不少政治分析正在注視費愁總理往右翼民粹轉向。

費愁總理左翼民粹的轉向

斯洛伐克 2023 年議會大選，結果是由前總理費愁（Robert Fico）重新掌權，至今一年多斯洛伐克已經出現明顯的非自由民主趨勢。許多政治批評家指出費愁總理的民粹主義議程、親俄、日益專制的治理風格，以及對政府及社會各部門推進更廣泛的管控等，越來越像前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政府及匈牙利青民盟的奧爾班政府，以上波蘭及匈牙利的政權都是右翼民粹屬性。基本上他們的極權作為會受到來自公民社會、自由派反對黨和歐盟機構的抵制，他們認為民主原則和法治基礎已受到威脅。不過，正如其他國家的民粹政權一樣，費愁總理是盡可能壓制這些聲音。

斯洛伐克因前政權的貪污腐敗而提早在 2023 年 9 月舉行議會選舉，方向-社會民主黨 (SMER-SD) 的領導人羅伯特·費愁(Robert Fico)是第四次被任命為總理，目前的執政聯盟包括 SMER-SD、HLAS-SD(社會民主之聲，現任總統彼得-佩萊格里尼的政黨)和 SNS(斯洛伐克民族黨，該黨從右翼到極右翼皆有)。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是目前歐盟會員國中，比較屬於親俄與親中的國家，而這引發了歐盟對內部安全的憂慮。費愁總理在 2023 年 10 月就任以來，一直在對國家機器的權力接管和控制下，不斷重塑國家權力運作的形式。在他的政府宣誓就職的第一天，他就撤換了警察領導階層，隨後強力進行刑法改革，其中包括解散腐敗案件的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以及減少對腐敗犯罪的處罰。歐盟對費愁總理這些作為提出警告，並考慮暫時凍結對斯洛伐克的凝聚力資金，最後費愁在歐盟的壓力下被迫做一些調整。

斯洛伐克的國家刑事局 (NAKA) 也被費愁總理解散，因為該局此前曾調查過多起涉及 SMER 知名成員的腐敗案件。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一個新的打擊有關組織犯罪的部門。另外，費愁剛新就任總理時也試圖控制情報部門，在未經當時總統 Zuzana Caputova 的同意下，任命了一位與他政治關係密切的負責人—SMER 副手的兒子。以上這些事情都表明了，所有重要的任命都是以政治忠誠度為主，而非是能力和透明度之上。這顯然不是民主

國家對其領導階層的期望，而是威權國家最突出的統治特徵。

費愁總理也對媒體和言論自由方面施壓，他把批評政府的獨立媒體歸類為「敵對勢力」或「外國代理人」，例如一家私營電視台 Markiza 就受到明顯壓力，其政治報導在很大程度上被壓制了。另外，著名政治脫口秀的主持人 Michal Kovacic 所主持的熱門節目「Natelo」(身體上)，已經遭到重組或停播。Kovacic 公開表示斯洛伐克的媒體正在被「歐爾班化」了。後來該節目有被恢復播出，但換了一位新主持人，而新主持人的批評問題更少，並且對政府表達友好態度。費愁政府也控制國家廣播公司(RTVS)，並由新的廣播公司 STVR 所取代，新廣播公司主要廣播對政府友好的內容，並影響公眾輿論以有利於政府。此外，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團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恐嚇，聯合政府考慮引進一項仿效俄羅斯或匈牙利的「外國代理人法」，旨在要求接受外國財政支援的組織需要註冊，目的是希望破壞他們在公眾中的聲譽。根據 Globsec Trends 最新的研究顯示，大概有 50% 的受訪民眾不再信任非政府組織和獨立媒體，這證實了費愁政府能夠多麼有效地操控民眾。²

2024 年 5 月 15 日費愁總理在斯洛伐克中部漢德洛瓦城鎮(Handlova)舉行政府會議後，他在文化館前被槍擊受重傷，他隨即被送往醫院，在緊急手術之後病情穩定。案件嫌疑人是一名 71 歲的 Juraj Cintula，當場被警方拘

留。在審訊中，他表示他採取行動的動機是因為費愁政府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費愁政府反對軍事援助烏克蘭。費愁本來就是以歐洲懷疑論者的身份競選公職，他的政見包含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推動與俄羅斯建立友好關係，他同時批評北約和美國。費愁總理遇刺未遂以來，政府對反對派力量、媒體和公民社會的攻擊越演越烈，費愁本人對斯洛伐克不斷升級的政治局勢歸咎於反對的自由派政黨和媒體，自由和進步的價值觀越來越多被描繪成對斯洛伐克國家的威脅。費愁指出國家正在推動一種以民族自豪感、基督教價值觀和斯洛伐克傳說中的同質政治觀點。因此，這種政治模式應該壓制政治多元化和少數族裔權利。費愁政府也正在擬議總修改斯洛伐克選舉法，他公開表示必須減少斯洛伐克議會中的政黨數量，因此提議將選舉門檻從 5% 提高到 7%。另外，也要將各黨派競選所需的押金從目前的 17000 歐元，增加到 50 萬歐元。在對外關係上，費愁總理批評歐盟和北約對烏克蘭支援，並呼籲與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其靈感來自匈牙利奧爾班總理領導下的匈牙利模式。斯洛伐克政府強調追求獨立和主權的外交政策，拒絕受外部力量支配，它可以決定與哪些國家合作，尤其是抵制來自布魯塞爾的任何干預。³

費愁總理率領了一個大約 70 名部長和商界人士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中國，這是斯洛伐克歷史上最大的代表團之一。中國似乎有興

趣支援斯洛伐克的汽車工業及新工廠的擴建，並投資斯洛伐克的基礎設施，目前最感緊迫的問題之一是公路和鐵路。斯洛伐克的公路系統嚴重不發達，費愁總理表達了對中共政權的尊重，強調他不打算干涉侵犯人權等內部事務，他也希望其他西方國家也能這樣做。不過，費愁總理對外交政策的關心並不及於國內政治，他最主要關心的還是鞏固他能獲得選票的那些州上。⁴

結語

2024 年 11 月 17 日是斯洛伐克絲絨革命 35 週年紀念日，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推翻共產政權的日子。在這一天，數千名抗議者聚集在斯洛伐克首都，他們抗議民粹主義總理費愁的政策。抗議活動團結了反對派，包括自由派的斯洛伐克進步黨（Progressive Slovakia）、自由與團結黨（Freedom and Solidarity）以及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他們都表示費愁對民主構成威脅，政府奪走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抗議者喊出的口號包括「斯洛伐克現在是，將來也將成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不希望任何人把我們推向莫斯科」。自由與團結黨領導人 Branislav Grohling 表示，費愁正在帶領該國「走向俄羅斯和共產主義中國那樣的威權政權」，斯洛伐克進步黨的領導人 Michal Simecka 表示反對派將盡切努力保護自由和民主，「斯洛伐克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個

自由人民的國家，自由人民不會保持沈默。」目前斯洛伐克進步黨黨是該國最受歡迎的政黨。⁵

斯洛伐克的費愁總理目前是第四次獲得執政權，其執政的手段越來越向匈牙利奧爾班政權看齊，原本是左翼民粹主義者的費愁不斷以控制人民與媒體的自由，以及限制反對派的參政機會，並打壓公民社會的批評聲音等，在外交政策上批評歐盟與北約，親近俄羅斯及中國，費愁與奧爾班的執政手段的確是越來越相似，同時他們兩位透過民意的操作而能長期執政，儘管費愁不像奧爾班那樣可以不間斷執政，但費愁顯現更強的政治韌性。費愁在每一次危機之中都能倖存下來，包括 2018 年他在兩位記者遭謀殺後被迫辭職，現在他則以更加激進和民粹主義的方式回

歸。費愁控制媒體，打壓公民社會和反對派，斯洛伐克正在成為不自由的民主國家。⁶從斯洛伐克的歷史及其記憶來看，有些斯洛伐克人認定 1939-1945（納粹極右）是斯洛伐克有史以來首次的獨立存在，然而 1969-1989（正常化運動）是斯洛伐克在後共時期能夠真正獨立建國的意識覺醒，因此有不少斯洛伐克人民並不那麼討厭極左勢力。如今費愁總理能透過民粹主義的操控，牢牢掌握從極左到極右的意識形態論述，但他正以民族自豪感作為核心論述，勢必漸漸從極左往極右的政治光譜前進。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東研究中心主任，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

註釋：

1. 以上大事紀及基本國情資料參考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7847682> (2025.3.19)
2. <https://www.freiheit.org/central-europe-and-baltic-states/path-illiberal-democracy> (2025.3.19)
3. <https://www.freiheit.org/central-europe-and-baltic-states/path-illiberal-democracy> (2025.3.19)
4. 同上。
5. <https://apnews.com/article/slovakia-antigovernment-protest-fico-3231b507d39d0de2bf424a56003eb29e> (2025.3.19)
6. <https://www.freiheit.org/central-europe-and-baltic-states/path-illiberal-democracy> (2025.3.19)